

朱子語類

卷之九十三 禮

冠昏喪祭雜祭

口 13  
2939  
31



口 13  
2939  
31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八

禮五

大戴禮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  
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義剛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  
零碎好處在廣

大戴禮有孫錄云或有注本文多錯注尤研誤武王諸銘  
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

賀孫錄云有款着題想古人只是迷戒懼之意而隨所  
處有全不著題處

在寫記以自警者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  
說得親切賀孫錄云須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



去五味均平箴



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筒船銘賀孫錄云因察便是如盥盤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廣

賀孫錄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大有簡意思便說不以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安卿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辭義剛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賀孫錄云他那時已自把九疇作洛書看

語類卷第八十八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九

禮六

冠昏喪

總論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說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義剛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略可行亦不備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此字節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淳錄云在西列三家禮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淳錄云只家事如昏禮

須兩家皆好禮淳錄云禮兩家是一樣人始得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心必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

又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賀孫○淳錄

問 衰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其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昏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考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賀孫

問 冠昏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溫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殺饌十五味亦難辦舜功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朝只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曾立廟用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亦怪不如看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可學

問 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時舉

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曰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所載於方

冊上者亦無幾爾廣

昏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揚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揚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問程氏昏儀與温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温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温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温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太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曰

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父則婦儀亦孰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温公用鹿皮如何曰太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温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温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未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

奉祭祀義剛

問婦當可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温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卓

人著書只是自入此已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其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夕亦湏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

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賀叔器問昏禮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亦俠拜淳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

不二大段害理者此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父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却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此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要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髮頭髮後方與番人厮殺耶義剛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崑聲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義剛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奠時

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各有定所須是有入相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類了某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箇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考得禮子細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

因論喪服曰今人古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閑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時為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

朝廷禮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其令人須著今時衣服忒斂不理會也開祖○以下喪服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斂子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

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可行

子升因問喪禮如温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

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

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頌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

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木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吉服既用今制

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若

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舉時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

如葵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練布之類○揚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

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橫綴於衣下而

謂之要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特服於古皆差儀禮諸

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

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

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

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

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

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

存得此影子問士庶亦不可及庶人為國君亦止齊衰



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小功總衰或問有官人  
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  
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  
今所制服四脚幘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  
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  
分明也好器之間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  
要行這是甚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  
能因舉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  
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  
衫待退歸便不著某前日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  
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  
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咤異不知壽皇既已行了

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說  
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  
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面  
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  
者賀以下  
孫。君喪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率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  
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  
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  
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  
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  
君三年之服蓋此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  
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

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禮徵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彦為司理為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於

朝見時畧換皂帶以為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有數樣所以當來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便着甚麼樣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著了古禮恐難行如今來却自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者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教黍稷於棺旁以惑蚍蜉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今棺以用漆為固要拘三日便殯亦難喪最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淨暑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沒理會却便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箇活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之類

器遠問安常置故是如何曰云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

到得立為伯叔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為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為為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秋期賀孫以下服制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揚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揚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揚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服甚子以父在服亦甚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禮言齟齬揚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直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地義剛

服議漢儒自為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為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櫛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啻然也灑

問孝子於戶樞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

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下胡詠以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間久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個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

居喪廢業業是簞簋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叔器問今之畢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義剛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揚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

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楊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揚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令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寓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淳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續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賞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賞起避備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

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糊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

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去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冰曰火化則是殘

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淨磨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

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聖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

耳闕祖以下喪廢祭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

言類  
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  
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  
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  
暮大小功總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  
廟燒香拜揚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  
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  
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三分居  
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三分祭先底禮數今按此語非  
二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祭  
祭亦皆當存古耳廣

古人總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揚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吊祭今不

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揚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  
反喪服哭奠于靈至動孫

問練而祔是否曰此是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一  
件却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  
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  
周制祔亦何害質孫  
以下祔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于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明  
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  
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  
安於此位亦念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  
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

高祖了只趨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禰  
稱今附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附於祖今又難改  
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  
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為祧廟附  
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附廟祧廟皆移一位如農  
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  
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  
傳說管蔡邲霍魯衛毛邾卻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  
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  
也邲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  
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  
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

來如何不行孫賀

附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  
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  
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階間  
蓋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  
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附一條又不分曉作可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  
則舉家蔬食此日除附先生累白顏色憂戚孫賀  
二十五日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  
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  
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  
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

三年及禫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賀孫以下禫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賀孫錄云却於祖母未聞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廣賀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賀孫錄云想是無此禮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廣賀

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間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夫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不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虜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階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賀孫君其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惟恍李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



得節孫。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置寒泉殯所受帛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賈孫以下殯。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韃土圍之此不可即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繁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美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

大槩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况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聖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生體之屬又之必爛爛却引虫蟻非所以為亡者慮又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患又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累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何况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不

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足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槩使人不可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聖人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整齊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邦則從先進耳個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可附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甫

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

可學以下葬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亦不是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于室只在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義剛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畫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

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  
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續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奠奠畢而歸又  
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  
主於寢賀孫

人家墓壙棺槨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  
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大闊  
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着脚手處此不可不知  
也又此間墳墓山脚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坐域墳  
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  
永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今  
一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

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  
以奠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  
不然深葬有水堂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  
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  
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  
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  
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  
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  
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又之灰沙相乳入其  
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  
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此皆生轉去  
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

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是實擲  
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  
青恐地氣蒸熟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  
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備  
風之為物無物不入且能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明都  
吹囉了或吹囉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  
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  
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煥散矣或云恐無此理  
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某位葬了但時聞墳中  
響聲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之家業漸替子孫  
貧窶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  
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墳前之籠壙今捲磚為之棺木所

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  
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  
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  
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挖孔不知欲  
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  
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  
蓋後人刻之也 備 碑

言類  
卷八十九  
重餒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九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

禮七

祭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  
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  
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百  
六百年無一人  
整聖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禘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  
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賀孫。以下  
天地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  
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  
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又看  
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

語類  
卷九十一

不通看孫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立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立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

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眾說易當時文字徽宗特分祭祀后土皇地亦漢時謂之媪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為未足遂祭于泰山以北郊祭地為未足遂祭于汾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皆即泰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分祭是揚

先生因泛說祭祀以社祭為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即祭地之禮道夫錄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說得好

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奠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祀矣他書

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園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走右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

可曉之木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之木

堯鄉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玉其嘗辨之後來竟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玉也以木為社如櫟社粉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

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夔孫以下社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王今以石為王非古也方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留竈凡五古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象如此賀孫以下五祀

叔雷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

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受  
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  
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君說五祀無  
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太  
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  
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王便祭得那天地君似  
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  
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上云河為祟諸大夫歌  
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  
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  
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  
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君祭祀則分與

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  
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九所慮慮  
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  
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一作最豈有對一盃酒盛  
兩箇餅要拿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  
每白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且慢去且慢今若有箇人不  
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扶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  
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  
便去告上帝剛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曰想是以  
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律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

語類 卷九十一



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與而設主，奠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與，餘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并古人恐是同并曰然可祭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為兩斷車

過其中祭了却將突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

底人斬于路却矣過其中場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六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

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較是也此是門

外事門內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

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

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陰也揚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

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祀先聖以下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

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嘗郊稷嘗東向稷南向今

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

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

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簋蓋等陳於地當時只

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

及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

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

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

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祭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

鄉食之如太祖祭用簠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于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廢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于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寓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唐鄉云衮冕畫龍於冠然則鷩冕之雉雝冕之宗彘皆畫于冠錄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西嚮當來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必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一人于那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文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禮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賀孫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啻叩首只直上捻香了却出躬叩首而降拜孫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

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全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如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立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可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編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旨揮改正唐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略如親祠一項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車執某物立車右到某處方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無其先升車事前一節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今行禮時又俱無此升降之儀必大孟子配享乃刑公註明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政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為學官可以言之揚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列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為藉由令多以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沒理會了遂休坐客云想是從來不曾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曾云今為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別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稍這般所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

遑起於何時遂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  
好漳州然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頒行許多禮書  
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  
寫在也得又去社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薛直老  
行狀中有述其初為教官陳請改上十釋奠事蓋其見  
當時用下丁故請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  
二月上旬秋用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象  
先及漳州陳請釋奠儀欲乞安象先文思量渠不是要  
理會這般事入故已之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  
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口先生終日董役夜  
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

備就講堂行宣聖像居中充國公顏氏郈侯曾氏沂水  
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濂溪周先生東  
明道程先生西伊川程先生東康節邵先生西司馬溫  
國文正公東凍橫渠張先生西延平李先生東從祀亦紙子  
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  
贊直鄉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堂儀堂挾地潤頗有大  
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  
先生揖賓坐實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  
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為  
學之要午飯後集衆實飲至暮散孫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  
架為室蓋甚窄架也架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

知周家二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礼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為中，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兩壁有牖，群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裳於中受，諸侯之朝，淳義剛錄同以下天子宗廟之祭，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必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楊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

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下，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他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必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年，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說麻冕黼裳形裳之屬，如此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阼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何恁地硬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入向

去措故繫書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一則動氣  
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  
如何曰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  
安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其意恐不待地這似  
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擒來因言馬  
子莊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但是古老相傳舊日  
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駒等  
說是起於禹如顏師古注啓母右之說政如此近時廣  
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做這一說剛義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未又  
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亦  
退之禘祫說祀禘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

禘祖典禮都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只  
自禘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  
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  
曾祖考七廟揚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敢神宗嘗欲更張今  
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可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  
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室  
各為位也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  
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  
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廟附下  
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

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明德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孫一廟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群祀之主皆在其中禮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時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

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遷于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堯鄉問高為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附則高過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對空坐以某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得一兩般書猶自得若看上一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如孟子當時自無可尋處了今看孟子考禮亦疎理會古制亦不甚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詩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由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以這般

證驗也不大故切安鄉問孟子何故甚與古合曰他  
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  
制以為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  
以前之制如何曰其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  
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自不敢十分信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  
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  
為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  
舍而今忽然變更又着分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  
底移過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  
却勞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  
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

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淳錄云向解孟子  
若理會者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并由今使一家得  
百畝而民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  
且據見在人數給加封建夏商前只是百里到周方  
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  
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  
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鄉曰或言夏  
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  
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  
商時便着每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還是武王有  
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徙着許多國元在這裏  
底今又着徙去那裏宗廟社稷皆着改易如此天下騷



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着。從別處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着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為得意。淳錄云：自王制等合，其掌作一篇文以開之，逐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六百九，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侯，則六侯以封其地，已有定數。如此則所封大國自必若是，只皆百里而止，便是二千里地，只將三十向來封了，那七十同那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後便胡說。

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此這一路某掌登雲谷望之，密密皆山，其中間有峯子罅隙，中黃白底方是田。恁地却如何去？淳錄云：蓋又如何，三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別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今只據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魯地是蹶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關時勢也是着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罅隙中去。武王不奈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無那閑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說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便是得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  
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如齊先是爽鳩氏居之後又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  
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  
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德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  
頓處你若不德地後要失取斂那地來封我功臣與同  
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晁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  
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  
軻也嘗聞其略也德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  
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然及滕文公德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作必  
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

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奈何不得  
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  
處起便是某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  
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太故費手淳錄此下云漢高  
年之間可謂甚窘彼他不能欲住又不  
費多心力想不似當初做草長時較快活  
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德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  
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鄉曰湯武是仁義素  
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  
當時奴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為已有你仁義如何地得  
素孚淳錄云何處計地來行  
仁政如何得素孚于民如高祖之徒皆是起于甲  
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鄉曰以至仁伐  
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

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更遺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這  
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那章邯連條敗了及高  
祖入去緣路教無解掠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  
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  
設使湯武居之還是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  
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  
還是與他廝殺若不與廝殺便被他殺了若與他廝殺  
時還是不殺人麼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  
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着百端去思量與他區  
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叔器問太公呂后當  
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  
便是太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公鹿暴當時從

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反  
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  
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團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高祖  
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義剛曰孔  
明誘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深雜學伯道所以  
後將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暗間說後世聖賢難做  
動着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某夜來思量那高祖  
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到灞上又不入秦府  
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  
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別  
人甲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至秦却也是定若是  
奪得那關中便也好往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

也得又不肯休又去尋得弒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去喫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殺得狼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各義壞盡了從此去便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假之未反而遽歸者此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着看他如何地義剛淳錄少異作教條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同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臣

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尚可婢而生子者婢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別祭揚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質孫。以下士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墻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祖祭有豐殺疎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自天子以至士皆然伊川於此不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廟側直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與處也揚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不理選限官與其子孫令祭其

廟為是揚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揚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天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君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及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沒理會唐制尤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勢鬻如井由規畫中間一園便是宮殿前園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中園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賣乃是官中為設一處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坊務然無游民雜處

其間更東西六園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舖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城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理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太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堦邊都無閑雜賣買汗穢雜操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亦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

甚闊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禘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欽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于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坐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揚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

遇雨時難出入揚

問 祀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个跡不踏取其紫耳問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祀與諸公爭辨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劉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祀僖祖某問欲祀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某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別廟于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祀主藏之於別廟不知禘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禘太祖之廟不成敬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祖

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禘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禘想其論是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周商之稷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某當時之論正用介甫之意某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方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開基

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為之不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却上一疏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罵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南遷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嘗禘去翼祖所以不禘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祖廟已禘去若論廟數則自禘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禘之某嘗聞某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禘了且得一件事其不恭敬如此某為之駭然

問禘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禘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禘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

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  
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祫主歸于夾室遷主新  
主皆歸于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主處亦有此意  
今略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祫以何時曰妣  
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祫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  
自廟以後率五年而再啟祭  
一始一禘王制注亦然。義別

胡元問祫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祫主皆  
藏之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之家不敢  
僭之始祖之廟故祫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  
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  
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  
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

處只得如此備

問祫主諸侯於祫祭時祫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祭  
祫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默地祫又不是也古者適土  
二廟廟是箇木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  
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多禮數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  
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  
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中女喪而宗室于以人何有妣  
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  
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  
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  
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



王洽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殊屬易識且無戚  
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  
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諸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  
楊子直掌欲用宗孫趙丞相以為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  
用賀孫○以

宗子只得立適雖無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  
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  
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  
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  
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孝身無子諸主皆云當以次  
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為徽宗章厚  
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

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  
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  
只如而今閉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  
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  
川當時要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  
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  
王無子因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  
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奈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  
了國繼

余正甫前白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  
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賀孫

太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姻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揚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揚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揚

父在主祭子出仕官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官

祭時其禮亦合減不得同宗子揚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揚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

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

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

是許多人無頓着處又曰見宋子裴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久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甲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間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夫饗君臣亦同坐賀孫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

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  
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 尚未改先主制禮是去不盡者 相承用之至今世  
 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  
 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  
 徭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  
 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  
 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  
 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  
 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主之神甚謹所  
 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  
 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  
 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

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  
 祈尚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  
 以不善為中主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  
 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  
 大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  
 豐潔必誠必敬所以冀神之降臨乃歆嚮其飲食也若  
 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  
 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  
 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  
 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恩而非恍惚無  
 形想象不及之可託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  
 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况既

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疑因言今世鬼神之附  
着生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  
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  
着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子蒙以下尸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  
精神是會附着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為非禮今  
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李光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  
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曉時古者君  
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則君拜  
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般後出聖人改之  
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

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談末篇義剛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  
昭穆不可亂也義剛

或問古人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  
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  
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  
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頓  
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  
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  
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便是古人  
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

是灌時有此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攘今按此條亦為後世言之耳若其古之者不可泥祭祀自始至終一子誠敬無不嚴肅讀

也。義剛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飲之也廣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一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實意謂今不用亦得揚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銖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義剛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塚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闈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儒用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隨其中可也下主式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方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  
為做二片相合及窳其旁以通中賀孫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往只用  
牌子到往後不中換不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  
又問祝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  
已備良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幸時

堯卿問主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亦  
太犬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棺中之多  
矣義剛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  
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  
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太書其人神座不

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不却作五寸八分為一  
句義剛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省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  
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便做那  
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

思論家祭以下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奠  
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  
他鄉不得盡其孝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祭得他  
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義剛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牽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

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  
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  
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  
易行之理賀孫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  
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世三  
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後方始  
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  
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  
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子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必只祝酌奠奉祝

孫賀

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獻主人酢主  
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亦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  
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謂後世有太聖人者作與  
他整理一過令久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  
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禪行者只為閑辭多  
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  
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入竊去亡  
之矣淳。李大問祭儀更有修改否  
曰大槩只是溫公儀無修改處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  
祭儀庶羞麩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  
可璘

問舊嘗叔得先生一木祭儀時祭皆是卜官今聞却用二

吉頌

卷九

七

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虞温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禘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卜日也過

家祭須致齊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召擢他出令以次八代祭可也必大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祔祭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為大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揚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

有正而不曾對非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

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

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揚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卓水主置椅上如一泓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

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酌揚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婦庶子弟終獻或婦執

祭人排列皆從温公禮魏公禮不同揚曾孫錄云未有主婦則弟為



正獻弟婦  
得為終獻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各俗  
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  
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揚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温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  
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揚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郎薦於廟  
揚

温公書儀以香代蕤蕭楊子直不用以為香只是佛家用  
之義剛

問酌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温公儀降神一  
節亦似借禮太夫無灌獻亦無蕤蕭灌獻蕤蕭乃天子

諸侯禮蕤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為蕤香  
可當蕤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  
非蕤蕭之比也義剛

飲福受酢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故酬  
從下面勸上下至直壘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方子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  
婦用牢而食又蕭

夫祭妻亦當拜義剛  
先生母祭不燒紙亦不用幣振

先生家祭身不用紙錢九遇四仲時祭曠日條椅卓嚴整  
次日侵晨已行事畢過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

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俗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不曉得錄

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義剛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友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親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則主祭之嫡孫當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

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其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下主祭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為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

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其安得如此衰也問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為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橫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端的是不食粥淳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幘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幘頭問皂衫幘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莆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鄉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醺遂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醺主人捧盞不移義剛錄云依至樂罷而後

下及五盞歇坐請解衫帶着背子不脫帽以慈席來歸語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者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群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按之淳義剛同。士祭服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便是祭四代蓋自己成一代說起仲蔚問郵表豎不知為何神曰却不會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戲又問中齋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士屋中間開一木窻此便是中齋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齋之名今之中齋但當於室

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臘自是臘蜡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論士祭世教以下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官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文蔚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位一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

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驥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祖二祧大夫則于祫及其高祖可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其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木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曰以下祭始祖先祖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

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  
 舉春秋鞅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一世至後世皆不變  
 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  
 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鄉不由  
 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  
 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  
 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  
 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  
 所在自曉未得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  
 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  
 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

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  
 想古人也不待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  
 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  
 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箇人出來  
 用之間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禘  
 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  
 所定不是成畫温公儀都是做成了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  
 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  
 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  
 此說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

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

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必大。以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子嫡庶之分定矣

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

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

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

未安太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仔細伯羽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示

之費孫

妣者媵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生母。祭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開祖。以下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

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

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

段說此亦是以義起義剛。祭殤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

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

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橫如何曰兄在日

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為絕不祀

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橫乎淳

以下  
雜論

堯鄉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附於外氏  
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  
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地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  
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白不復祀矣是亦祀其  
外家也然無禮經義剛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  
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淨  
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  
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淳  
義剛同  
以下俗祭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童問簡於時

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淳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一日烹豕祭家先就中堂  
二鼓行禮次日乃諸生餞李丈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  
胙否曰亦不講此婺源俗豕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  
膈肚羊腎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免  
肉及以魚佐之云是日  
甚忌有器皿之設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不  
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草文不同只都安排了  
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  
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  
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  
福實孫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

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注與宗廟下  
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  
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與竈之說淳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  
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淳。必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木槩畧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  
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  
却不會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義

少異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  
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  
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  
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  
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  
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  
大者也義剛同

古無忌祭近自諸先生方考及此賀孫。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  
其自有吊服綃衫綃巾忌日則服之廣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橫渠却視祖先遠近為等差墨布冠  
墨布緇衣銖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終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



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友

忌自祭只祭一位畫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自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恠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與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詣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諸日祭罷裹生絹慘巾終日一日晚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因荅問者云聞內弟程允夫之訃過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覓客孫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掉炷香可否曰這般微

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熹○同元德記

語類卷九十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五禮

雜儀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畧載又多不可曉下服以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駢黃錄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黃錄云所付之人於是用之前有司必

吾類

卷九十一

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義剛同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裏孫賀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二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着禮服幘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涼衫

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義剛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嗟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微角左官羽今必不然方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服群臣皆有其服籍溪在某州為解頭亦嘗預元正朝班又舊制在京外朝官以上每白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為臺諫所論籍溪云士服着白羅衫青祿有裙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其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教大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頒緋衫乃有司之服也保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着衣裳如古之制及漆然帽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首貢至京師皆若此赴元白朝或自蒼梧雜誌載背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着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帳直帳之異爾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裹帽着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帽着背子不裹帽便為非禮出門皆須且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使平時着背常朝引見臣下只是涼衫今遂以為常如講筵單朝是公服晚朝亦是涼衫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是費錢皂衫更費重其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着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來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為士之貴服且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可常服曰朝衣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

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總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喚做巾子僕頭或云唐莊宗取未看脚或云太祖朝方用想此時方制得如此長脚子賈孫

蔣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決某初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為禮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有礙後於轎項上添了一圈竹義剛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有

此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初已雜五胡之服矣孫賀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及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憫因舉胡德輝雜志云昔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為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着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孫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

唐接隋階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濶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閣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

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塵史猶畧言之其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所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所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識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借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衣中原得一寶未

有人酬饋，饋曰畧借陛下寶，看莊宗以羊展，展饋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鋤沙溪一士夫家尚取得上世所藏，饋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著，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文，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

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古賢，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為冠，如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為幞頭，方用漆紗，做本朝唐時四脚軟巾，尺人主後面二帶用物事穿得橫，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借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

學蒙上條

開同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鞞以皮為之，如今水橋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鞞中間有頸，兩頭有肩，以鞞帶穿之，鞞帶今有勝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鞞帶，其鞞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鐫錐之類，結放上面，今之勝子便是做他形像。古

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僕頭靴之類亦然僕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知做長帶問橫渠說唐莊宗因取後宮僕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俗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書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僕頭或云藩鎮僭禮為之後遂皆為此樣或云只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僕頭故以鐵線掉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為一僕頭骨子常令僕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為我所箇軍容頭來蓋以木為之故謂之所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為識王彥輔塵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

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為之嘗見南劍沙縣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及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變

擊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雁雉真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手述板補之帶間令人旁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線冠則三公公用貂蟬御賜帝南游命群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成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 used 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中睿時揚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其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

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今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

晉吏則皆烏衣餘皆效此庶有辨別也關祖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楊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警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執笏所以執圭時便是縮縮如有循綠手中有圭不得

攝齊亦防顛仆明作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壁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蓋亦是跪坐跪坐故兩手下為拜拜字從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舅姑舅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方子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坐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然明作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畧為之俯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



世皆稱頌者不知如何義剛

問虞禮子為其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本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白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不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望說話成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有如此

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董質之姪果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

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  
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太祝九拜稽首  
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  
振動戟東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  
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為報肅拜但俯下手令  
時禮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  
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令安  
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跪伏朝  
見如男子之儀但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  
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為

始於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  
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  
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跪地歛手放低拜手  
地也為夫與長子  
變亦如之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  
宋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揚  
團拜須打圍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着處廣  
今人奠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揚  
古人跪坐立乘以下坐  
問盤坐於理有善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  
者萬錄云古人拜只跪坐未有盤坐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

婦人

看地觀畫圖可見古人容處未見得其疎即是如此寓  
云古人樽節處自如此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其殿其榻  
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  
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  
錄多異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北人以姑  
 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揚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揚  
 占人屋黃作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  
 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露  
 服失容則廢淳義剛錄畧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  
 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不然所

謂朝不坐又也有坐底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  
 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明  
 古者天子見群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  
 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奇多等級義  
 因問欲使士人為宰相更升降揖不惟否曰古人皆有  
 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頃拜  
 衛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為班首與  
 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宰相於何處揚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  
 禮絕有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級  
 今者公令從事即不度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度參可

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  
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  
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時  
蕭由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參官令錄以木往  
往若拜惟我官不拜所以著令如此○德明  
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列階  
揖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  
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為官長者安受而  
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  
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不要此般禮  
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久見宰相欲有所  
言未及出口已為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不要取覆  
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奈

何須此之可也孫

開元禮有刺史用美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  
刪去此條方子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  
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  
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以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  
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  
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論  
古父子異宮官如公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牆圍  
揚

古謂之宮只是牆蓋古人無今廊屋壽  
因論戰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

家得用戰如官樂品得樂戰壽

今之表啓是下訣其正今之制誥是君訣其臣道夫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為重於啓也然用啓字則有義理用  
覆字却無義理啓乃開啓之啓覆為審覆之覆如三覆  
奏謂已有指揮更為再三審覆之也廣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  
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又若遽除去恐不免  
譏罵前輩只云某啓啓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歸  
文中再拜其來已久明啓又訓跪如秦主問董暉有  
跪而請之曰古之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畧起身時其  
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仰  
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

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  
天元令命婦為男子之拜以稱賀及天元薨遂改其制  
想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  
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頰合於古人儀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  
十後莫論官休備

不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人律  
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其尚及見前輩  
禮數之周今又益薄矣備

語類卷之九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二

樂古今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溫公樣他考必仔細然尺亦多樣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泉錢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剛義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研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木柢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牛鳴益也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

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之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  
異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  
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以長  
笑云如此議論又却在樂不在德也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  
二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  
竹都通得去律管只以九寸為律則上生三分損一益其制  
作通典亦略倫史記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  
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踈温  
公又在下管  
無聲做管不成明  
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得  
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統差了此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八十一五  
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則不齊而不容分矣傑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官以下則太濁羽以  
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傑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  
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太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  
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祖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祖

語類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太呂用黃鐘八十一之數而三分

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鐘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

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君以黃鐘為宮便是太簇為商姑

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鐘為變徵

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鐘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

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

律則為上生自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

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

本當下生令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

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

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有餘然黃鐘

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

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

為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

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

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

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聲相連接處

旋相為宮若到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

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

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

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



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韃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太呂但愈重濁耳又問清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植。鏡本云因論樂云黃鐘之律最長應鐘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令方響有十二管十二管是正律四管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韃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韃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律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律中上聲便是知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毛徽宗朝作太晟樂其聲一低似一平聲故其音緩又云取貝君大槩屬意于雅樂所以仁宗晚季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律迤相為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

平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廣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為宮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高之以太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鐘為宮應鐘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人傑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鐘下生至七君更插了聲便拗了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人傑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應席不可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云今人撰卦得乾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言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章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常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着他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使用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

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其聲用柱于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解書最有一箇常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于色甚事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至羽屬水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亦宮止六十調

樂聲是土金木水火洪範是水火木金土人傑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

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  
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

說備

然宮而竹羽傑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

濟之廣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

十二聲為之劑量蓋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

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即奏如磬

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備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

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為宮然周

禮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為宮或以

林鍾為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

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其五聲不

備又何以為樂太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

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

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樂其即奏其善祭

者久立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樂器又亦用

伏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振是樂

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

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

是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真用玉

曰只是石耳但太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无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句見一樂蓋温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太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

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義剛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入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晏耻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隋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閑祖

六朝彈箏鼓瑟皆歌節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易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李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在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人傑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美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筭蔡季通只以九分筭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其與言未可待地說

恐老兒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今將五音十二律寫在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道夫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悵為佳温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會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為亞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亞底却是古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招手呼喚之意

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  
之叔得譜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裹襟頭列坐飲酒少  
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  
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為瓦謎漢卿云張滋約齊亦是  
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  
唐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譜古詩二南七月之屬  
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  
恁地美入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字大凡壓入音律只以  
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其調章尾即以其調終之如關  
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  
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  
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

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  
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  
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新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  
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  
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  
徐高下賀孫

温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昭等議樂空自爭辯看  
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據通典中所說皆是又  
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這也不打  
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載於書至  
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至周世宗時王朴據他所見  
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說王朴說當時鍾有幾箇不

言卷  
魯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擊，看得來，所以存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不擊之耳，非不知擊之也。廣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以范以古本為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為準，潤九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為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為平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一音每思之為之痛心，劉義叟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

然，揚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問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未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矣，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令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淳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人傑徽宗時一駭卒，魏藻律造雅樂，下部皆杜撰也，今大學上丁用者，是此樂。揚

李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道大  
 問李通律書難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  
 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  
 三分猶有奇也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  
 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太  
 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五聲須是  
 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德明

李通理會樂律太段有心方看得許多畫也是見成文字  
 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白又成一律要  
 盡合古法近時所作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又如此  
 這箇君促此子聲便焦殺君長此子便慢蕩質孫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

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  
 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  
 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  
 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  
 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  
 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  
 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李通書未說近已曉得但辨定  
 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故可以十一宮  
 如此則太呂太簇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  
 蓋絃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其  
 說則太呂以下亦不可對微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  
 後愈挨下去方合太呂諸聲蓋按着平徽復是黃鍾聲



矣。宋云頃問之太常樂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十月調黃鍾。十一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如古之兵法。進則疾。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入敢妄動。然又却有一人躍馬頭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

相挂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羸立。不住。退。底便輸耳。備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太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入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无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黃鍾及夾鍾清。如此則爭四律不見得如何。般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季札觀樂。魯亦有之。何必在

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在矣唐卿家令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廣

趙子致送至小雅樂歌以黃鍾清為宮此便非古清者半清聲也唐未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鍾為宮則他律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不用黃鍾之正色而用其子色故漢書云黃鍾不與他律為役者此也若用清聲為宮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禮書中刪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范蜀公司馬公李照輩元不習音律自如此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大史公所載甚畧然都是要緊處新修禮書中樂律補篇以一尺

為九寸一寸為九分一分為九厘一厘為九毫一毫為九絲○方子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故所傳云是唐開元間卿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家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慶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无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

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鐘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鐘清為宮前說未是廣

音律只有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楊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然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楊

鐘鐘其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衆樂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相

堂上樂金鐘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為

破損無可賠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取一二枚視之傑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廣

畢葉本名悲栗言其聲之悲壯也廣

俗樂中無徵聲蓋没安排處及無黃鐘等四濁聲皆

今之曲子亦各有其宮其宮云今樂起處差一位璘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凡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公

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

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言

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六好此蓋自然

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

生之却生變律傑

劉几與伶人花白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於  
 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笛一  
 吹則劉識其音矣入傑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於自然蓋是  
 稟得這一氣之全者入傑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今得亦在入斟酌淳  
 畢葉本各樂樂言其精之悲也  
 凡一二文賦之類

語類第九十二卷終

